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池北偶談 第二十六卷 談異七

◎三僧 繁昌魏康孫進士之父，素封而無子。一日有僧造門，乞施三百緡造橋，不許。僧遂然一指，乞至再三，終不許；然三指，始許之，而僧死矣。橋成而康孫生，手缺三指焉。

又宣城孫榜眼予立（卓）之父，故給事中也。父孫翁艱於嗣。一日，見市中一僧以火然指，問之，曰：「願得一茅庵足供大士像，旁可坐臥誦經，足跡不出門，而免持鉢之苦。久之，無一檀越辦此者，故然指耳。」翁曰：「吾為師了此願。」僧即罷，延至其家，為結茅如僧言。居三年，一日送客，忽見僧入後堂，問之，則夫人臨蓐得一子矣。方駭異，庵中人來云，僧已坐化。子一指然狀宛然。

同年史狀元立庵（大成），鄞人。其太公亦與一僧善，一日見僧入宅，覓之不見，而狀元生。生而長齋，成順治乙未進士，後官至禮部侍郎。或云大成，即僧之號。

◎大將軍小將軍

錢舜舉《折枝牡丹》一卷，有蜀郡桑門公實悟光題云：「三月江南媚景天，姚黃魏紫鬥爭妍。那知十丈將軍樹，卻在青城古洞前。」自注云：「青城山丈人觀前牡丹二株，一高十丈，名大將軍；一高五丈，名小將軍。」

◎瑯邪秦碑

諸城瑯邪臺秦碑，石壁俯臨海岸，高數十丈。海中復有一碑，去岸數里，潮上則沒，潮落則出。其上歲久皆蟻房所結，不可辨識。又始皇鞭石成橋處，石路長數百丈，無寸土，石罅皆生小松，才數寸，海上人翬為盆盎之玩。

◎孫真人

三原民苟氏婦者，病蟲脹，諸醫束手，氣已絕矣。逾二鼓忽蘇，家人驚喜，問之，曰：「適已出門，若將遠行者，途遇一老人云，吾已延孫思邈真人醫汝，可速返也。及入門，見真人已先在，年可三十許，以連環針針心竅上，久之遂醒。不知身之已死也。」視之，果有上下二孔，七日始合，又十一年而終。三原醫士王文之說。

◎鹽山糖樹

予昔使蜀，曾聞其地有油井火井。元人劉鬱《西征記》云，掃兒城有鹽山，如水晶狀。方侍御邵村（亨咸）《怡亭雜記》云，緬甸有糖樹、酒樹。酒樹實如椰子，剖之皆酒，色瑩白而甘，能醉人。糖樹細葉而柔幹，以刀刺其本，汁涓涓不絕，經一晝夜始止；色味如錫，食之令人飽。

◎李子金

李子金，歸德人，諸生，善鉤股嘉量之術。嘗與儕輩聚飲，鄰有高樓，眾謂子金能算此樓尋丈乎？子金曰諾。即用小尺就地上，縱橫量之，良久，自臥地睨視，又久之，躍起曰：得之矣。使一人縋上，垂絙於地，試之不爽銖黍。又嘗渡河，睨視水面，即能知水淺深。

◎石

《猗覺寮記》辨苦矢石，引《晉·肅慎傳》，魏景元以來，供苦矢石。晉元帝時，詣江左貢石，其地有山出石，其利如鐵。《唐·黑水傳》云云。予嘗見吳江吳孝廉兆騫自塞外攜來石，形如礪石，色如蒸栗，云是混同江所產。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，非石也。

◎黃蓮

縣東三十里秦渡鎮，即文王豐邑故地，有靈臺址。傍有靈沼，周數十頃，沼中產黃蓮花，然不常見，花盛，則縣士人多登科甲者。又有安石榴一株，傳為漢上林種，不時結實，士人亦以為科甲之驗。即上林故地也。

◎詩竹

縣多竹園，有詩竹，莖短而葉大，堅厚，土人以代箋幅。

◎花仙

花仙者，居縣終南山之圭峰。嘗有武弁張某，裹糧訪之，三日始至洞口，鳥道險絕。與之言，但勸以孝弟，更無他語。故太保梁大將軍（化鳳）供養甚誠，仙常往來其家，每至，則聞風作，自庭樹而下。唯啖果實，不火食。自言在山中恒與康對山、王陂諸公相往還。其貌瘦健而長髯，聲甚尖利，不類人，殆猿之屬也。進士文登令王十洲說。

◎行雹

邑北蘇王莊民某，粥薑於平原。見主人次子晝臥不醒，問之曰：「病乎？」主人曰：「非也，子昨往田間，忽雲陰風起，不覺身入雲中，見神人數十輩，形狀詭異，各駕一車。駕車者似羊而甯。車中皆冰雹，教之以手撒雹，雹寒甚，令納手羊羴間，頓暖如火。方撒之頃，或以蒲葵扇子障之，須臾不知行幾百里。雹盡，恍忽已在原處矣，歸家困甚，寢未覺耳。」始知李衛公行雨非妄。

◎兩五鬼

五代時，南唐馮延巳及弟延魯，與魏岑、陳覺、查文徽等更相推唱，時人謂之五鬼。後蜀鹿虔、歐陽炯、韓琮、毛文錫、閻選，亦號五鬼。

◎李學顏

新城諸生李學顏，闈後於歷下候榜，夜夢有人告云：「君名在第十八。」覺而喜甚。榜將發，行過藩司街，舊例，自領解以下皆有官馬候赴鹿鳴宴，會按名雁行排列。李逕至第十八匹前，撫之曰：「明日即乘汝矣。」顧視圍人，腰間有小牌，書名乃李學顏也。大惡之，果落第。

◎空中婦人

文登諸生畢夢求，九歲時，嬉於庭，時方午，天宇澄霽無雲，見空中一婦人，乘白馬，華素裙，一小奴牽馬絡，自北而南，行甚於徐，漸遠乃不見。予從姊居永清縣，亦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，美而豔妝，朱衣素裙，手搖團扇，自南而北，久之始沒。

◎濟寧婦人

康熙丙寅歲，濟寧南池側居人王姓者，與眾約會武當山進香，既再往矣，歸為其妻述參岳奇麗之狀，妻亦欲往，夫以道遠艱費難之，妻恚而自經。夫歸驚懊，言於眾，眾為置櫬殮之，遂行。比至河南某邑，忽見其妻在路旁大樹下坐憩，以為鬼也。曰：「若死矣，胡為在此？」妻曰：「吾未嘗死。昨以需眾，行期稍遲，故先行至此相候。不謂君輩滯，吾候且數日矣，今當同行，胡謂鬼耶？」其夫疑懼不知所出。眾曰：「吾等百餘人，渠即魅，何怯之有？」遂偕行。途中起居飲食皆無他異，事竣，歸家登堂，夫指櫬示之曰：「爾既不死，前日殮者何人？」妻曰：「吾實不死，曷開視之。」及開視，乃空棺耳。今妻尚在。

◎山市

文登崑崙山有山市，恒在清晨。遙望之，山化為海，惟露一島。島外悉波濤瀾漫，舟船往來，山下人但覺在霧氣中。淄川西煥山亦有山市，每現城郭樓櫓林木人馬之狀，一如蓬萊海市。嘉靖二十一年，縣令張其協經山南麓，始見之，煙嵐郁麗，移時乃滅。自後往往見之。東郡恩縣白馬營，在平馬令莊，皆平原，時於雨後見此異，土人謂之地市。《老學庵筆記》云：「太原以北，晨行，則煙霧中睹城闕，狀如女牆雉堞者，《天官書》所謂氣也。」

◎黃連花

《本草》：「黃連叢生，一莖三葉。葉似甘菊，凌冬不凋。四月開花，黃色。六月結實，似芹子，色亦黃。江左者葉如小雉尾，正月開花，作細穗，淡黃白色。」予聞蜀人云，明時，馬湖府一縉紳，應巡撫某之求，求之深山叢箐中。凡一枝重可二兩者，僅得十枝。其一枝生絕壁間，募人懸倒垂取之，重至三兩。有老人云，兒時即見之，每春開花大如碗，紅如山茶。與《本草》所云不類。

◎化虎

江都俞生說，曾署定番州事，親見方番司土官之母化為虎，後旬日一至家，旋入山去。又安順府陶生，有姊適人，生子矣，一旦隨群虎入山，形體猶人，與群虎隊行，騰絕壁，如履平地。亦數日一至家，撫視其子即去。久之漸變虎形，不復至。又八角井一農家婦，亦化為虎。皆康熙二十年間事。

◎一家上壽

康熙己巳春正月，予同衍聖孔公翌辰（毓圻）、大學士李公鄴園（之芳）、兵部侍郎孫公祚庭（光祀）送聖駕於濟南府西之乾石橋。見歷城耆民劉子全者，年八十五矣，尚矍鑠。自云：生母魏氏，年百有三歲，尚在；一姑嫁郭氏，年百有七歲；一姑嫁夏氏，年九十有八。子全有五子十三孫，家藥山下，子孫有為諸生者，群歎異之。又聞章丘堪輿叢翁言，曾游巨野縣，至李家集，見一老嫗年百四十七歲，尚能紡績，忘其姓氏。

◎普陀石

浙定海縣有普陀岩石，有大士像，華天然，竹林、鸚鵡、善財、龍女之形，種種皆具。琴客程生曾見數枚。定海縣今改鎮海，舟山置縣，賜名定海。

◎鬼粥硯

淄川王某，大理卿筠蒼公曾孫也。康熙己巳上元日，游顏神鎮城隍廟，時方卓午，遇一老叟，持古硯自廟中出。王曰：「粥乎？」叟曰：「適已粥之矣。家尚有一硯，與此類。明日幸過訪，當以相贈，不須價也。」且告以家在某村，正王歸路必經處。翌日，如言訪之，至村外一林墓側，有茅舍，叟已候門。見王曰：「渴乎？有漿可飲。但所居湫隘，不敢延入，君候於此。飲畢，當出硯相贈耳。」少選，出漿飲之，飲甫畢，王遂發狂奔走，直上山巔，雖澗壑荊棘不避。遇樵人數輩識之，昇歸其家，迷不知人。臥病數月始愈。

◎姓氏志

董復亨《章丘縣誌》，蓋踵楊君謙《弘治志》而作，雅有體裁，末增《姓氏志》一卷。其所著異姓，有恩、朮（朮虎高琪之後）、沙、弭、芊、信、訾、高、法、襲、隆、鑿、東、類、部、德、繩、郇、勾、絮、楮、善、能、盈、匿、付、典、太、俎、景、西、書。

《新城舊事》云，邑有仇姓、俳姓、其姓、見姓。

◎物異

三從兄士襄之妻張，夏夕已寢，榻忽離故處尺許，四顧無所見。忽睹梁間有小人二寸許，垂首下窺，小冠緇衣，鬚眉歷歷，久之飛去，遂失所在。遺其冠，乃以木為之，色黑如漆。

◎忠勤祠神現

康熙二十一年，新城大水，城不沒者三版。先高祖太僕公忠勤祠在南郭外，水已及階，勢將入堂室，司香火者張應祥晨往視水，見一神人朝冠朱衣南面立，水竟不入。

◎白雲湖

白雲湖一名劉郎中陂，在章丘縣西北七里許，周圍六十餘里，有河泊所與濼濱（即今繡江）二水會同入大清河，邑乘載之甚明。而張中丞南溟（鵬）《重濬小清河議》乃云：「在濬山濼之東，陶唐口之西。」按長山縣無湖，西距白雲湖尚百里，不知何據也？（章丘李中麓太常著《白雲湖考》）

◎五大夫

河津人暢體元者，少時夢神人呼為五大夫，頗以自負。及流寇之亂，體元為賊掠，囚繫一室，冬夜寒甚，於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，乃悟神語蓋戲之耳。後以明經仕為雒南知縣。

◎賢妾

益都西鄙人某，娶妾甚美。嫡遇之虐，日加鞭撻，妾甘受之無怨言。一夜，盜入其居，夫婦惶懼不知所為。妾於暗中手一杖，開門逕出，以杖擊賊，踏數人，餘皆奔竄。妾厲聲曰：「鼠子不足辱吾刀杖，且乞汝命，後勿復來送死。」賊去，夫詢其何以能爾？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，以傳之女，百夫敵也。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？曰：「固吾分也，何敢言？」自是夫婦皆重之，鄰里加敬焉。今尚在。

◎心頭小人

安丘明經張某常晝寢，忽一小人自心頭出，身才半尺許，儒衣儒冠，如伶人結束。唱崑曲，音節殊可聽，說白自道，名貫一與己合，所唱節末，皆其平生所經歷。四折既畢，誦詩而沒。張能憶其梗概，為人述之。

◎天上赤字

順治乙未冬夜，天上有赤字如火，其文云：「白菴代靖否，伏議朝冶馳。」移時始散，沂莒間皆見之。

◎小獵犬

八座某公未第時，夏日常晝臥，忽見一小人騎而入，人馬皆可寸餘，腰弓矢，臂鷹，鷹大如蠅。繼至一人，亦如之，牽獵犬，大如巨蟻。二人繞屋盤旋，久之，甲士數千沓至，星旆雲■，繽紛絡繹，分左右盂合圍，大獵室中，蚊蠅無噍類。其伏匿者，輒緣壁隙抉出之。一朱衣人下輦，坐別榻，眾次第獻俘獲已，遂上輦肅隊而出，甲士皆從，如煙霧而散。起視一無所睹，惟一小獵犬彷彿壁間，取置篋中，馴甚，飼之不食，臥則伏枕畔，見蠅蚋，輒齧去之。事見蒲秀才松齡《聊齋志異》。

又宋中丞牧仲（犖）曾於柏鄉魏相國座間見一小鹿，長二寸許，雙角嶄然，與大鹿無異。見中丞《筠廊偶筆》。

◎白毫

樂安人左某，流寓淄川，能日行五百里，必攀援樹枝數轉，始得止。足底有白毫長三寸許，一日足痛毫落，遂不能行。又濟寧人某，充總河承舍，畜一驢，日行五百里，往返京師僅五日。二耳中有白毫各長五六寸，行駛則挺出。一日拔去，鞭策不復前矣。

◎錢能

《南園漫錄》載，太監錢能鎮雲南，有王姓者，業賣檳榔致富，人呼為檳榔王。能執其人曰，汝庶民，敢僭號二字王，賄之方免。近江寧知縣陳永吉者，吳逆之甥，恃勢貪恣，大吏莫敢問。常以迎上官至淳化鎮，主一富人家，富人供奉極其豐腆，冀得其歡。陳視堂中有聯云：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。」呼富人詰之曰：「今海寇猖獗，汝乃謂海內知己，是欲反耳。」富人太恐，索千金乃釋之。又過市肆，見有以甘蔗為龍鳳形者，皆以僭逆嚇詐，或至破家。後升中書舍人，為張俊升（登選）給事劾罷。

◎曾祖父母

今鄉官稱州縣官曰父母，撫按司道府官曰公祖，沿明世之舊也。張司徒《南園漫錄》言其非矣，謂稱布政司為曾祖父母，則尤可笑。今不聞有此稱矣。

◎女俠

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，至章丘西之新店，遇一婦人，可三十餘，高髻如宮妝，髻上加氈笠，錦衣弓鞋，結束為急裝，腰劍，騎黑衛，極神駿，婦人神采四射，其行甚駛。

「試問何人？」

停騎漫應曰：「不知何許人。」

「將往何處？」

又漫應曰：「去處去。」

頃刻東逝，疾若飛隼。崔云：「惜赴郡匆匆，未暇躡其蹤跡，或劍俠也。」

從姪■因述萊陽王生言，順治初，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，以木夾函之。晚將宿逆旅，主人辭焉，且言鎮西北不里許，有尼庵，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，因導之往。方入旅店時，門外有男子著紅■尚頭，狀貌甚獐。至尼庵入門，有廳廡三間，東向，牀榻備設。北為觀音大士殿，殿側有小門扃焉。叩門久之，有老嫗出應，告以故，嫗云：「但宿西廡不妨。」久之，持硃封■山門而入，役相戒勿夜寢，明燈燭，手弓刀伺之。

三更，大風驟作，山門轟然而辟，方愕然相顧，條聞呼門聲甚厲，眾急持械以待，而廡門已啟。視之，即紅■尚頭人也，徒手握束香擲於地，眾皆仆，比天曉始蘇，銀已亡矣。

急往市詢逆旅主人，主人曰：「此人時游市上，無敢誰何者，唯投尼庵客輒無恙，今當往訴耳。然尼異人，吾代往求之。」

至，則嫗出問故曰：「非為夜失官銀事耶？」

曰：「然。」

入白。頃之，尼出，嫗挾蒲團敷坐，逆旅主人跪白前事。

尼笑曰：「此奴敢來此弄狡獪，罪合死，吾當為一決。」

顧嫗入，牽一黑衛出，取劍臂之，跨衛向南山逕去，其行如飛，條忽不見。市人集觀者數百人。

移時，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而返，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，殊無所苦。入門呼役曰：「來，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？」驗之良是。擲人頭地上曰：「視此賊不錯殺卻否？」眾聚觀，果紅■尚頭人也。眾羅拜謝去。

比東歸，再往訪之，庵已■閉，空無人矣。尼高髻盛妝，衣錦綺，行纏羅襪，年十八九，好女子也。市人云：「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，不知何許人。常有惡少夜入其室，腰斬擲垣外，自是無敢犯者。」

◎僧三世報

桐城諸生姚東朗，有子三保，生九歲，忽病，三日不食，惟飲水念佛，倏變中州之音，告其父曰：「吾前世河南僧也，與道侶某同居，吾有三十金，彼請貸之，不許。遂中夜劫金及度牒而逃，又殺吾以滅口。吾投君家為君弟，字嵩少。彼亦投君家為女，今嫁溧陽潘氏者是也。彼六七歲時，吾不忍殺。吾年十八，陽祿終矣，故再投君家為君之子。彼今遠嫁，吾不能報，又須轉世報之。君前世為河南縣令，納彼賄不之究，今來君家兩世，二十七年衣食之費，與賄足相抵。吾往溧陽矣。」東朗曰：「冤尚可解乎？」曰：「唯佛力可解。」語畢而逝，乙卯六月事也。東朗往花山求見月律師懺悔，師為禮水懺，且令以三十金供僧，懺罷，而女孕墮胎矣，竟無恙。前一夕，女夢僧登堂而噪，身有火光，久之乃去。蓋師力云。

◎兩戴達

《藝文類聚》載戴逵皇太子箴。《廣弘明集》有戴逵與釋慧命書，此戴逵，隋人，非梁隱士戴安道。（二文梅氏採入《隋文紀》。）

◎貂參

從祖考功公門生孫中丞（元化），天啟中自遼東遷登撫，考功從索貂參。孫答書云：「貂不足，參也魯矣。」人傳以為笑。

◎甯尚寶

《汝穎集》云，甯尚寶中立，字爾強，萬曆癸未進士。家居不通賓客，闔居一室，人罕窺其戶。或覘之，但見紙幅積座側，上皆作墨點，或環之，累累如貫珠。人曰，甯善羯鼓，記柘杖之節耳。終莫測也。

◎滄溟見夢

施愚山（閩章）在濟南時，為滄溟先生作墓碑文，且為立後奉祀。一夕夢三丈夫峨冠朱衣來謁，一白髯者南面坐，蒼髯次之，末坐者尤奇偉。旦日拜墓下，則三墓累累相次，問其裔孫云，先生祖父三世葬此。始悟蒼白髯者，先生之祖父也。愚山適將往南山購石，見墓道間有石仆地，磨礱如新，遂刻己文。此事與《研北雜誌》所載嵇侍中謝趙子昂書廟額事正相類。

◎呂鴻臚

呂少卿（祖望），滄州人，順治壬辰進士。康熙乙巳冬病亟，夢天帝召為東嶽之神，力辭不獲，因訂後期，遂引疾歸里。舟過張家灣，忽沐浴更衣端坐曰：「時日近，吾將去矣。」遂瞑。舟中人隱隱見空中鼓吹，驕從甚盛云。

◎羅池碑

柳州羅池廟碑「荔子丹兮蕉黃」一石尚存，相傳為蘇文忠公書。估客過柳江者，拓一紙，即無風波之虞。亂後失去，雜入築城磚石中，每當築處，城輒圮。有司知其異，物色出之，今置廟中，南禮部鼎甫（廷鉉）嘗理柳州，為予言。

◎祁侍郎

明金壇祁西岩侍郎（逢吉），少為諸生，有名。嘗館某氏，適鄉試，東家之子已通關節於主司，臨期忽病。以與祁素厚善，告之，比入場，立就七作，喜甚，自謂必售。及將騰寫，手忽反背，不能握筆，遂納卷太息而出，自謂不復有科第之望矣。下科竟中第，官至戶侍。

◎西洋畫

西洋所制玻璃等器，多奇巧，曾見其所畫人物，視之初不辨頭目手足，以鏡照之，即眉目宛然姣好。鏡銳而長，如卓筆之形。又畫樓臺宮室，張圖壁上，從十步外視之，重門洞開，層級可數，潭潭如王宮第宅。迫視之，但縱橫數十百畫，如棋局而已。

◎陳丈人

陳丈人，居彝陵沙地坡，順治初年百有四歲，步履視聽不衰。遠安知縣周惠隆延之，詢其所得，曰：「知事遲，回頭早耳。」予之錢帛，弗受。

◎起汕丫繫

彝陵風俗，漁人春則起汕，秋則丫繫。每三月初八、十八、廿八三日，相率扣拍，令聲振水面，連歌徹昏曉，必悲愴慷慨，乃獲多魚。惟三游洞以下、十二碛以上數十里內為然，謂之起汕。八月九日捕取鱖鯉，先布網而後用叉，自釘頭鎮以往地皆曰繫，或曰枋。有金釵繫、丫髻繫等名，謂之丫繫。亦如吳淞之起叢也。

◎白牡丹

高淳縣花山，有白牡丹，歲開數枝，種非人力，亦無恒所，有折者輒得疾。施侍讀愚山（閩章）詩云：「空山石累累，獨立天風吹。攀條莫敢折，含芳貽阿誰。」

◎九尾觥

泰興季御史家，有古玉觥，質如截肪，中作盤螭。螭有九尾。作柄處，螭首如血正赤。觥底有竅，與尾通，九尾皆虛空，宛轉相屬，注酒皆滿。人以為鬼工。

◎月中女子

德州趙進士仲啟（其星），嘗月夜露坐，仰見一女子，妝飾甚麗，如乘鸞鶴，一人持宮扇衛之，逡巡入月而沒。此與予前所記二事相類。羿妻之事，信有之矣。

◎黃天應

康熙十五年，南海民黃天應，年十四，惟瞽母在堂。從兄天會者，亡賴也，欲並其產，給天應同往伐竹，椎殺之而瘞其屍。既數月矣，其母思子，日夜泣，忽夜半有叩門者，告之曰：「爾子某月日為天會擊殺，瘞某處，明日可往發之。」開戶則闕無人跡。如其言，果得屍，告之官，實天會於法。

◎李坤

蔡■典，字玉汝，閩人。以明經仕為粵東令，罷官不歸，流寓山寺。一日於市肆獨飲，忽有道人虬髯偉幹，顧盼甚異，蔡揖之坐，詢其姓名，曰秦人李坤，居華山數十年矣。因延至寺寓，見蔡案上有《周易》曰：「頗讀此乎？」蔡曰：「然。」試舉一卦，蔡為述其師說。曰：「全未全未。」蔡因拜求其學。曰：「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，拜老夫亦如之，然後可教。」如其言，乃為剖晰河洛精義，皆出程朱之外。蔡因旁及天文、樂律、奇門、太乙、六壬諸術。曰：「此皆《易》之一端耳。」出一小篋，隨所問刺取諸家之書，為蔡指示。書凡幾百卷，皆出篋中，篋才方寸，而書不窮，竟不能測也。留止五年，盡得其奧。將別去，語蔡曰：「此後二十年癸丑歲，汝必游京師，是歲十二月二十日，即當扃門戶，百日不見一人，否恐不免，慎之慎之。更幾載某歲某日，與汝相見房山。」康熙十二年癸丑，蔡客京師，如其所戒。是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，都門戒嚴，多所刑戮，至二三月始定。又二年乙卯某月日，忽有童子叩門云，師在房山相待。蔡疾馳往，道人獨坐樹下，與語移晷，別去，云將歸華山舊居。蔡以易卜垂簾都門，同年子吳天章（雯）與之游，云學《易》者，率莫測其蘊也。薛廷尉大武（奮生）云。坤，字果成。

◎驟生子

釋典有三必死：謂人抱病，竹結實，驟懷胎。然康熙某年，旗下人家有驟生子，竟無恙。